



Beethoven

贝多芬百年祭

石地 著

音乐大师贝多芬

本书围绕音乐大师贝多芬，讲述他的音乐道路上的故事，音乐大师贝多芬的为人，其音乐创作的特色和对后世的影响，突出了贝多芬及其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贝多芬百年祭

石地 著

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音乐大师贝多芬，讲述他的音乐道路上的故事，音乐大师贝多芬的为人，其音乐创作的特色和对后世的影响，突出了贝多芬及其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是一篇优秀的人物评论和音乐评论。这是一篇饱含感情、充满哲理的散文，我们可以借用一句话说明本文的写作特点：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这我们。贝多芬的一生，值得人们去怀念和敬仰。

ISBN 978-7-89900-338-1

出版时间：2015 年 11 月

总 策 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 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 kf@mail.wpcsh.com

电 话：010-58110486

传 真：010-58110456

版 次：2015 年 11 月 第 1 版

字 数：125000

定 价：2 元

ISBN 978-7-89900-338-1



目 录

第一章 在左拉墓前的演说

《贝多芬传》序

刚果之行

湖畔相遇

红色的圣女

最后一次的炉火

罗马的旗帜

卖花女郎

特利埃夫之秋

希腊礼赞

美国的都市

反与正

烧炭人

夜笛

在佩德罗·萨利纳斯家

第二章 丹东的鬼魂

阿克拉人的服饰

害怕妈妈

草莓

野兽的肖像

一首令人心醉的玄妙的诗

黑信

荷兰风貌

倾心相告

乐观的故事

上学的第一天

母亲

红房子

废墟文学之我见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致父母亲

林中

蜜蜂的发怒

第三章 贝多芬百年祭

献辞

远处的青山

神奇感

论老之将至

我与绘画的缘份

无知的乐趣

我的百年祭

第四章 《简·爱》与《呼啸山庄》

橘颂

夜莺

十月湖上

第一章 在左拉墓前的演说

【法国】法朗士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1873 年出版了处女诗集《金色诗集》，从 70 年代后半期起致力于小说创作，1881 出版的长篇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是为成名作。此后，他勤奋写作，连连推出新作，长篇小说《苔伊丝》(1890)、《蹊掌女皇烤肉店》(1893)、《红百合花》(1894)。1897—1901 年间，他创作了一生中最出色的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四部曲和短篇小说《克兰比尔》(1901)。法朗士一生始终站在劳动者和弱小人物一边，积极参与国内外社会斗争和工人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1 年他以 77 岁高龄加入法国共产党。他的主要作品还有《企鹅岛》(1908)、《诸神渴了》(1912)、《天使的反叛》(1914)等。1921 年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先生们，爱米尔·左拉的友人邀我在他的坟头说几句话、我首先要向他的夫人，那分尝与减轻他早年生涯的辛劳的，鼓励他的荣誉日子的，以及在他激情和痛苦的时间用她不倦的专心去安慰他的——四十年来他生活的伴侣，致我崇敬与吊唁之意。先生们，至于说到左拉，他的光荣是再所应得的。我不将对于我的悲痛——以及他的一切友人们的——再说什么话了。对于那些在他们身后留给人以一个伟大记忆的人们，不是用追悼文和谏辞所能颂扬的。我们必须特别赞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且从中去获得真诚的榜样。

左拉的文学工作是巨大的。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作家协会主席以可钦的精确叙述过它的特点了。你们也已经听到公共教育部长详细讲到它在知识和道德上的意义了。现在轮到我说，请允许我以少许的时间在这方面深说一下。

先生们，当我们看到那一块一块堆积起来的他的劳作，我们一定要惊异于它的伟大的。有些人羡慕它。另外一些人在它们的面前惊骇住了；有些人赞美它，另一些人却非难它。赞美和非难是一样的猛烈。这个权威的作家常被人衷心地但是不公正地加以责备(我知道这，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这么做过)。诋毁和颂词掺杂在一起，可是他的工作却继续向前发展。

今天，当我们从它的全盘总和中去辨识这巨像的形态时，我们也就认清了那浸润在它内部的灵魂了。这是善良的灵魂，左拉是善良的。他有伟大心灵的高尚性和单纯性。他的明显的悲观主义，以及在他的书面这么多地渲染着沉郁的幽默，可是却总隐藏不住地有一种真实的乐观主义，有一种对知识和正义发展的坚信。他的小说——那都是社会的研究——以猛烈的憎恶谴责一种懒惰和琐屑的社会，卑鄙和有害的贵族制度；而且他反对我们这时代的罪恶：金钱的权力。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是他从来没有阿谀过人民，他努力使他们认识愚昧的束缚，酒精的危险，这些东西都会反过来使他们痴呆，使他们成为每一种压迫、每一种悲苦和每一种耻辱之无助的牺牲者。什么地方碰到社会的罪恶，他就反对他。他的憎恨就是这样的。在他的最后几本书中，他显示了对于人道主义之彻头彻尾的热爱。他努力去臆测和预言一个较好的社会。

他要求那享受人间幸福之果的人数永远增大。在思想和科学中他寄托了他的希望。他希望着劳动人类从机器这个新的力量中，不断地解放出来。

这个真诚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热情的理想家。他工作的高尚性，只有托尔斯泰可以比拟。他们是缪斯女神用欧罗巴思想的两个极端所建立起来的两座巨大的理想主义城市。两者都是高贵而和平的。只有托尔斯泰的乃是忍受的城市，而左拉则为劳动的城市。

左拉在青年时代就获得’了名誉。沉着安静而名闻遐迩，他享受着自己劳动的果实；可是忽然他毅然舍去了他的休息，丢掉了他爱好的工作，抛弃了他的生活的平静的快乐，我们在他的灵魂面前所发的声音，应该是庄严而沉静的；我们不将显示些什么，只是恬静与和谐。但是，你们知道，先生们，除了正义，就没有恬静；除了真理，就没有休息。这不是哲学上的真理——那是我们永远争论的对象——我所讲的是我们全都领会的道德真理，这真理对于

我们的本性是有联系的，可触知的和相适合的，而且它是这样地接近我们甚至一个婴孩可以用手去碰到它。我不愿背弃正义。生命令我赞美那值得赞美的东西。我不愿用怯懦的缄默去隐蔽真理。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缄默呢？诽谤他的那些人何尝缄默着呀，在这灵魂面前，我只说我所应该说的，而我所应该说的，我全都要说。

在追悼左拉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的时候，难道我对于那些能够保持缄默吗？他们决心要诬陷一个无罪的人使其破灭，他们知道，如果这个人被救了出来，他们就要完了，因为这种恐惧就使他们用无耻的厚颜去攻击他。软弱而没有武器的左拉挺身而出来反对他们这点，我是有向你们告诉的义务的。我怎么能避而不谈以蒙蔽你们的视线呢？对于他们的谎话，我能够保持缄默吗？如果这样那便抹煞他英雄的正义感了。对于他们的罪行，我能够保持缄默吗？如果这样那便会隐匿他的道德了。对于他们在他身上所加的诽谤和不法行为，我能够保持缄默吗？如果这样那便会无视于他的反击和损害了他的名誉了。对于他们的羞耻，我能够保持默然吗？如果那样便会毁伤他的光荣了。不，我必须说话！

我要用死的景象所给与我们恬静和坚定性来追忆起那些黑暗的日子，那时候，自私和恐怖在政府会议中霸占了他们的位置。罪恶已经是众目昭彰了。但是，人感到支持和保障这一罪行的公开和秘密的力量是那样强大，以至即使最坚决的人也不免迟疑了。那些有责任出来讲话的人们保持他们的静默。他们中间最好的，即使自己不怕什么，却也畏惧于使他们的党会陷入可怕的危险中去。由于无比的谎话和欺骗，可憎的谰辞的煽动，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他们竟然信了那些出卖他们的人了。一切公共舆论的领袖们，是惯于在这种罪恶面前，束手无策，反而加以袒护的。暗影愈加浓重了。一种凶兆的沉默在统治着。而就在这时候，左拉给共和国大总统写了那封适当其时的可怕的信，在那信上，他痛斥了阴谋诡计和妄证诬陷。

于是那些犯罪者和他们利益的保护者们、以及被迫的从犯，一切联成一气的反动政党及其受骗的群众，是以怎样的狂怒来打击他啊！你们可以自身来作证，而且你们知道，也许有许多无罪的灵魂，在神圣的质朴中加入到被雇佣的诽谤者之隐蔽的扈从里了。你们也听到了，暴怒的咆哮以及那些野蛮的人要求他死亡的吠声，这死亡甚至于在法庭中也还追逐着他；经过那漫长的审判，根据于假的证据，在指挥刀的操纵下，这一案件终于以故意做作的愚昧而急忙判决了。

我在这儿也看到了在我们中间，有几个当时忠信地站在他一边和分尝他的危险的人们。让他们说，对于正义所加的暴行，是不是从来也没有过比这更大的，让他们告诉我们以他所带给他们的坚定不移的意志。让他们告诉我们，他的强有力的善良性，他的人性的怜悯心以及他待人接物的温情暖意，是不是曾经离弃过他？或者说是不是他的坚贞笃信曾经有过动摇呢？

在那些恶劣的日子中，有许多善良的公民，失望于他的国家的福利，绝望于法兰西的道德命运。受到压迫的不仅是共和政体的保卫者们。即使那共和政体的最坚决的敌人，一个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也用痛苦的声音喊出这样的话：“如果社会是这样腐败堕落，那末即使它被颠覆了而要它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地基，也怕是过于卑劣可耻了吧。”正义、光荣、思想——似乎全都不见了。

但是，一切都被挽救过来了，左拉不仅揭发了一件司法上的罪恶，而且他指斥了一切压迫和暴力的阴谋，指斥了它们之狼狈为奸和对于社会正义、共和观念以及法兰西自由思想的摧残损害。法兰西是被他的言辞的勇气所鼓舞起来了。

他的行动的成果是不可胜数的。在今天，它们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和庄严性；它们绝无边际地伸展着；它们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运动，而这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住它的。它们正在引起着事情之新的规律，根据更优良的正义和更深刻的全体权利的知识而，找出来的新规律。

先生们，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发生和经历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精灵是多么可钦啊！在过去一世纪中，向欧洲及全世界告诉出人类权利的法兰西的灵魂是多么美丽啊！法兰西是美化的理性和仁慈的思想的国家，正义的掌持者，人道的哲学的土地，都尔哥、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马来谢伯的故乡。左拉应该从他的国家受到奖赏，因为他对于在法兰西的正义，并没有感到绝望。

让我们不必为他的忍耐和受难而怜悯他吧。而我们宁可应该是羡慕他的。在那极可惊地层积起来的暴行上面，举发了愚昧、无知和邪恶的根源，他的光荣已经达到了仰不可攀的高度了。

让我们羡慕他：他已经以巨量的工作和伟大的业绩尽忠于他们国家和世界了，让我们羡慕他：他的命运和他的心灵已经使他获得了最大的幸福，他是当代人类的良心。

《贝多芬传》序

【法国】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学家。以戏剧创作开始其文学生涯，一生共写过21部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8部总题为“革命戏剧”的剧本。小说代表作是10卷集的煌煌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1901—1912)。这部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是作者十年酝酿，十年创作的成果，是他艺术和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因为这部作品创作的巨大成功，他荣获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它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母与子》(1922—1933)、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弥盖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等，音乐理论与音乐史方面有7大卷巨著《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

(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五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跎。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些英雄的友人，一些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痛的人罢！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经我们指点了一条路。跟着他们走罢，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罢。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

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破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曼德,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刚果之行

【法国】已德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曾被一些评论家称之为“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自幼热爱文学,博览群书。1891年发表《安德烈·瓦尔特的纪事簿》,其后60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评论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尤以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更大,其中《地上的粮食》(1897)、《背道者》(1902)、《狭窄之门》(1909)、《梵蒂冈的地窖》(1914)、《伪币制造者》(1926)等作品,至今仍为文学界视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1925—1926年纪德在非洲进行了考察,并有日记记载其见闻。这里是他日记的选段。

7月25日

灰蒙蒙一色天;奇异的柔和。慢悠悠不停地南下,今晚我们应到达达喀尔。

昨日飞鱼。今天群群海豚。船长从驾驶台朝海豚开枪。其中一只翻上白白的肚皮,一股血从肚皮涌出。

非洲海岸在望。今晨一只燕鸥落在栏杆上。我观赏着它小巧的蹼爪和奇特的喙。当我抓住它的时候,它并不挣扎。我放手观察了它一会儿。尔后它飞起来,消失在船的另一侧。

达喀尔夜。寂静的直街。沉闷昏睡的城市。无法想象什么能更缺少异国情调,更丑陋。旅馆前寥寥生气。强烈灯光照明的咖啡馆露天座。粗俗的笑声。我们沿着一条长街走着,街很快便离开了法国人居住区。置身黑人中间的欢欣。在一条横街上,我们走进了一家露天的小电影院。银幕后,一些黑孩子在一棵巨树,可能是一棵吉贝树下席地而卧。我们在二等座位的第一行落座。我身后一个高大的黑人大声念着银幕上的文字。我们走出影院,并继续长时间地漫步,疲惫很快使我们睡意浓浓。在“大都会旅馆”,我们租了一间房,然而窗下晚会的嘈杂声搅得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六点刚过,我们回到“亚洲”号取相机。一辆马车把我们带到市场。马瘦骨嶙峋,磨破的两肋,鲜血淋漓,伤口上涂了普蓝色的药剂。我们离开这令人伤心的车骑,登上一辆汽车。汽车把我们带到离城六公里远的地方。途中穿过成群成伙的秃鹫经常出没的片片空地,有些

秃鹫栖落在屋顶上，活像硕大的拔了毛的鸽子。

植物园。不识其名的树。开着花的木槿树丛。我们钻进窄窄的林间小径，尝尝想象中的热带森林的味道。几只像金凤蝶样的绚丽蝴蝶，翅膀的反面点缀着一个大大的珠光色斑点。不识之鸟婉转歌喉，我在蒙蒙蔓叶之中找寻，徒劳无功。一条细且长的黑蛇蜿蜒逃走。

我们试图到海边砂砾中的一个土著人小村上去，然而一片不可逾越的泻湖将我们与村庄远远隔开。

8月1日

一幅旧《风景画报》中的画面：格朗一巴萨姆的沙滩。长长的景物。茶色的海，长长、黄乎乎的腐旧泡沫汇成的带子在海上漂零。海虽近乎平静，但一股激浪涌来，在沙滩上铺开长长一行泡沫。远处参差树影，简洁，像是出自稚童画笔。天色阴沉。码头上，成群成队的黑人推着翻斗车。码头的尽头，货物堆集。从左至右，低矮、扁平、红瓦盖顶的房屋划断了树影线。城市在泻湖与大海之间显得格外扁小。无法想象，近在咫尺，就在泻湖后面，是浩瀚的原始森林，真正的……

为登上码头，我们五六个人乘上一种单桅帆船。吊索将船悬空，吊车划空而过，在波涛之上，将船吊向一条大船。船上的卷扬机将单桅帆船重重地放了下来。

我联想到玩具娃娃翻了船，掉进水中的玩具鲨鱼、漂流的玩具。赤身裸体的黑人们喊叫、大笑、毗着大牙相互吵闹着。小船在茶水上飘荡，就像在喧闹的水上节所见到的那样，红红绿绿鸭蹼样的短桨在水中耕耘翻划。水中的黑人抓住从“亚洲”号甲板上扔来的小钱，塞进两腮。人们等待着大船装满人，等着格朗一巴萨姆的医生来发什么证件。等待时间太长了，过早地下到小艇上的第一批乘客以及急急迎接他们的格朗一巴萨姆的官员们前仰后合，东倒西歪晕了船，俯在船的两舷呕吐起来。

格朗一巴萨姆。——一条宽阔的大街，道中央是水泥隔离带。道两旁稀落的房屋，低矮的房屋。众多肥大的灰色蜥蜴在我们眼前逃走，爬到就近的树上，像是在玩枪四角游戏。多种不识其名的树，粗枝阔叶，游人为之诧异。一种极小的矮腿山羊；比矮腿狗稍大些的公羊；像是小羊，却又长出了犄角，它一冲一冲地刺出一支极长的淡紫色尖角。

横向的街从大海通向泻湖。这段泻湖不宽，一座日本式的桥横架其上。奇木异草、绿荫蒙蒙在彼岸诱引我们；然而时间不够。街的另一端消失在沙丘的黄沙之中。油棕榈树群，继之是大海，望之不见，唯见一只大船的桅杆。

洛美 8月2日

醒来，倾盆大雨将至的天空。呵，不，旭日初起。这灰蒙蒙一色变得苍白竟至只成了一股奶白色、淡蓝色的雾气。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浑然一片雾霭的柔媚。蒙阖天空中的无垠之光恰似气势庞大的乐队演奏的一阕音韵轻浮的乐曲。

科托努 8月2日

一场蜥蜴与蛇的大战。一米长、饰有黑色条纹的蛇，细长且灵活，忙于战斗而无暇顾及其它，以至我们可以在很近的地方观察它。蜥蜴反抗，终于逃脱，却抛下了长时间继续不断盲目摆动的尾巴。

游人之间的对话。

我打算像《日报》上一样，在这个本子上开个题为“是真的吗……”的栏目。

在格朗一巴萨姆，一家美国公司在此买下桃花心木，再把这些桃花心木当“洪都拉斯玛荷佳尼木”转卖给我们，是真的吗？在法国花三十五个苏买的玉米，在这里只值……是真的吗？等等。

利伯维尔 8月6日——让迪港 8月7日

在利伯维尔，在这迷人的国度里，大自然奉献奇异树木，美味果实，却饿殍可见。人们不知怎样对付缺粮的问题。粮食匮乏，人们告诉我们，在内地还要可怕。

“亚洲”号的吊车在舱底将箱子归集起来，吊装进一只大网眼的网袋中，然后倒进平底驳船中。土著人接过吊来的箱子，大叫大嚷地干起来。箱子被卡住、碰撞、掷下来，能完整落地就已经是奇迹了。人们看到那些箱子像豆荚一样裂开，箱子里装的罐头像撒种子一样撒散开来。我拿起一听罐头给一家食品公司的主要推销员F看。他认出了罐头的牌子并告诉我，这是一批在波尔多市场上没能销出去的变了质的产品。

马达迪 8 月 10 日晚六点

12 日早六点出发——晚六点半到达蒂斯维尔。为了深夜到达金沙萨，早上七点来钟，我们又出发了。第二天渡过斯坦累一波尔。14 日星期五早上九点到达布拉柴维尔。

布拉柴维尔，奇异的国度。天气没有热得让人大汗淋漓。逮不知名的小虫子，我为此寻回了儿时的喜悦。我还后悔放走了一只漂亮的草绿色长角天牛。它的鞘翅由金银色斑纹镶嵌，上面布满了细细的或深或浅的条纹。它大小如甲虫，宽头，长着大颚钳。我用拇指和食指捉住它的前胸，带着它走了很远。就在刚要将它放进氰化物瓶的瞬间，它挣脱后马上飞走了。

我还抓住了几只带尾的斑斓蝴蝶，淡黄色带黑斑纹，很一般。另一只稍少见，像金凤蝶，但比金凤蝶大，黄色带黑斑纹（我在达喀尔的植物园里见过）。

今晨，我们返回了离布拉柴维尔六公里处的刚果河与迪如埃河的交汇处。（我们昨天是在薄暮时分到那里的。）渔民们的小村庄。奇特的干涸河床，沿河床走向堆集着几近黑色的圆石，百思不得其解。好像是冰川期的冰碛。我们跳过一块块圆圆的大石，直抵刚果河边。近在河边的小径，绿荫遮罩的小河湾，一只长长的独木舟系缆于湾。大群各式各样的蝴蝶，而我却只有一张无把的网，只能望蝶兴叹。我们来到河支流边上的茂林繁荫之地。支流的水更加清澈。我们围着观赏一棵高大的吉贝树，其根部疙里疙瘩的，奇形怪状。树下，一泓清泉。吉贝树旁，米余长的一枝刺茎上开着朵紫色的阿莫尔福发露花，我扯下花朵，发现在雌蕊的根部麋集着大批小蛆虫。黑人在几棵树下点了火，大树的根部慢慢地被烧毁了。

这些是我在临时总督阿尔法萨先生交由我们使用的一间赏心悦目的茅屋小花园中写的。温馨的夜，无一丝风。蟋蟀齐鸣不绝如缕，伴着蛙鸣声声。

9 月 5 日

今晨，日出时，从布拉柴维尔出发，我们渡过波尔到达金沙萨。我们应在金沙萨登“帕帮”号。特雷维兹公爵夫人与我们同行至旁桂，她是由巴斯德研究所委派到旁桂工作的。

横渡斯坦累一波尔。天色灰蒙蒙。如果起风，我们会很冷的。河湾支流满布小岛。岛岸与河岸相接。这些小岛中，有的灌木与矮树覆盖其上，另一些却是低矮的沙质岛，不均匀地覆盖着稀疏的芦苇。岛与岛之间，阔大的涡流回旋不已，使灰灰的水面闪闪发亮。尽管有水流激旋，河水的流动却并不明显。逆流、旋涡、倒流的存在，由它们拖曳着的草岛显现出来。有时这些草岛的面积很大。移、植民们把这些岛戏称为“葡萄牙租界”。人们告诉我们并反复强调这次长时间的沿刚果河溯流而上是无法形容地索然无味，我们碍着面子而不承认。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学。我们可以细细品味风景。然而我们不断感到那不过是长途跋涉的开端而已，只有到我们能够更直接接触这个国度时，旅行才真正开始。而当我们从船上对它凝神伫望时，它对我们来说，就像远处的装饰，宛若假物。

我们靠近比属河岸而行。对面法属河岸几乎望不见。辽阔平坦的土地，芦苇覆盖其上。我的视线在其中寻找河马的踪迹，没有发现。岸边，有时植物枝繁叶茂，高矮不同的树木替代芦苇，然而总是树木或芦苇这些植物嵌向河中，要不然，便是河水像在涨水期那样蚕食河岸上的植物（人家告诉我们，一个月后，水位将会高很多）。枝叶浸泡、漂浮水面，船尾的涡流旋洄而过，像是间接的轻柔抚爱，将枝叶轻轻托起。

甲板上，二十几个宾客围坐在一张桌旁，另一张桌子与之相平行，上面放了我们三位的餐具。

一座相当高的山封住了河湾的背景。山前，河湾开阔。旋涡亦愈发湍急，愈发宽阔。随

后，“帕帮”号进入“峡谷”之中。两岸断岸陡峭，狭隘异常。于是刚果河在绿荫覆盖的相当高的起伏山峦之间流淌而过。像孚日山的草皮牧场一样，山顶光秃秃的或至多只覆盖了一层薄平的草皮；人们期待看到有大批羊群的牧场。约两点，小憩于一木码头（昨晚我将手表弄碎了）。可爱的芒果树荫。几间茅屋前，委顿的村民。我第一次看到开着花的菠萝。我用一张没有框子的网追捕那些令人诧异不已的蝴蝶，徒劳无功，因为在金沙萨，我把网弄丢了。阳光辉煌绚烂，不太热。船在日落之时在法属河岸边一个贫穷小村前系缆。二十几间茅草房稀疏地散布在木码头周围，“帕帮”号在木码头上补充给养。每当船靠岸时，四个身材高大的黑人，两个在前，两个在后，跳入水中，游到岸边系缆。跳板是折叠的，太短，接上长长的木板。由一个与我们同行的卖项链的小贩引领，我们来到村子里。小贩的后背遮盖着一个奇特的镶着白颜色的蓝线网，那线网下垂到米黄色的短裤上。他不懂一个法文字，但当人们看他时，他就微笑。笑得那么甜，使我经常看看他。借着薄暮的余辉，我们转遍了这个小村。土著人都生着我也不知是疥疮或是足癣亦或是疥癣的皮肤病，没有一个人皮肤完好无损。第一次看到奇异的“巴巴帝那”果（西番莲）。

恰在船前方，一轮仍然近满的明月透过薄雾，隐约可见。船循着水中的月光直直前行。一阵阵徐风不断从后面吹来，从烟囱中裹曳着一簇迷人的火花吹向前方；就像一群黄萤。长时间凝神伫望之后，我只得返回舱中，在蚊帐中去忍受闷热，大汗淋漓。尔后，慢慢地，空气凉爽了，睡意袭来……奇怪的叫喊声将我吵醒：我起身，下到由炉火微微照亮的一层甲板上。炉前厨师们大声笑着唱着做着面包。我不知其他人离得那么近是怎么入睡的。在一堆箱子的后面，三个黑人在一盏桅灯下围着一张桌子正在玩掷骰子。他们悄悄地玩，因为赌博是被禁止的。

9月7日星期一晨

醒来，一派壮丽景色。旭日初升，我们进入波罗波的河湾。广袤的水面，水波不兴，甚至连一点使水面失去光泽的涟漪也没有，宛似一个完整的鳞片。万顷晴空清影在鳞片上欢笑。东方，旭日染红的几片纤云。西方，湖天一色，柔嫩细腻的灰色，美妙绝伦的珠色。浸润其中的色调仍在酣睡不已，然而在这美妙珠色中已颤动着丽日那绚烂五彩的希望。远处一些小岛隐隐约约地沉浮于流体之中……这神秘风景的奇观只持续了一会儿，须臾，天际轮廓出现，线条清晰，我们又重新置身于大地上了。微风有时是那样轻柔、甘美、温馨，使人觉得在呼吸着惬意。我们整天在小岛之间徘徊。有些小岛树木丛生，有些却只蒙上一层纸莎草和芦苇。奇异的混杂在一起的枝叶繁密地浸在黑水之中。有时，一些村庄、茅屋虽只隐约可见，但村上的棕榈树和香蕉树却将小村的存在告知天下。这寓千变万化于其中的单调景色诱我留连，迟迟不愿去午睡。

日沉西，阒静的水面完美无瑕地反射了令人赞叹的熔金沉西。浓云溟濛天际，然而一角晴天开露，难以形容，露出一颗不识其名的星。

湖畔相遇

【法国】普鲁斯特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出生富裕之家，10岁时得了哮喘病，拖累一生。中学时代开始写作，1896年出版随笔故事集《欢乐与时日》，未引起注意。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著作是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七大部分，十五卷。1913年开始出版直到作家去世6年之后才出齐，作者以一个人对自己青春的无限怀恋与追念的线索，展现了人生的悲苦与欢乐。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典范之一而被推崇，作家也被认为是该流派的鼻祖。他的批评论著《驳圣伯夫》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昨天，去林园赴晚宴之前，我收到她的一封信，那是对八天前那封绝望的信十分冷漠的答复，信中说，她恐怕在动身之前无法跟我道别。我也十分冷漠地答复了她。是啊，事情最好就这样了结了，但愿她夏季愉快。接着我换好衣服，乘坐敞篷车穿越林园。我伤心欲绝却又心平气和。我下决心忘记这一切，我打定主意：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汽车沿着湖边林荫道行驶，在距离林荫道五十米远、环绕湖边的一条小径尽头，我发现一位踽踽独行的女人。一开始我没有认出她。她朝我微微招手致意，我终于认出了她；尽管我们之间隔着一段距离，正是她！我久久地向她致意。她继续注视着我，大概是要我停车，带她同行。我对此毫无反应，可是我立即感到一种几乎来自外界的激情涌上我的心头，紧紧扣住我的心弦。“我曾经对此颇费猜测，”我思忖，“她始终无动于衷，其中必有一条我不明白的原因。我亲爱的心上人，她爱我。”一种无边无尽的幸福，一种不可抗拒的确信朝我袭来，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不住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车子驶近阿尔姆农维尔城堡，我擦了擦自己的眼睛，眼前出现了她那温情脉脉、仿佛要擦拭我的眼泪的招手；她那温情脉脉的注视，仿佛是征询我让她上车的目光。我容光焕发地来到晚宴现场。我的幸福向每个人投射出欢悦、感激和友好的殷殷之情。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熟悉的一只小手曾经向我挥动致意，这种感觉在我身上燃起欢乐的熊熊之火。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火光，它为自己的幸福增添了神秘的快感。人们只等德·T夫人大驾光临，她马上就到。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没意思、最最讨厌的家伙，尽管她还有几分姿色。然而我却庆幸自己能够原谅任何人的缺陷和丑陋，我带着诚挚的微笑朝她走去。

“您刚才可不大客气哟。”她说。

“刚才！”我惊讶万分，“可我刚才没有看到过您哪。”

“怎么！您没有认出我？您确实离我很远；我沿着湖边行走，您却骄傲地坐在车上。我向您招手问好，我真想搭您的车以免迟到。”

“什么，是您！”我叫嚷道，十分扫兴地重复了好几遍，“噢！我请求您原谅，真对不起！”

“她好像不快活！您好，夏洛特！”城堡女主人说。“不过您尽管放心，您现在不是跟她在一起了吗？”

我哑口无言，我的一切幸福就此破灭。

而且，最可怕的是，事情恰恰如此。不爱我的这个女人一往情深的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尽管我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试图跟她言归于好。我没有很快忘记她，在我痛苦的时候，为了自我安慰，我经常竭力使自己相信那是她的手，正如我一开始感觉的那样。我闭上眼睛，为的是再次看见她向我致意的小手，这双手如此惬意地擦拭我的眼睛，让我的额头清新凉爽。她在湖边温情脉脉地伸向我的那双戴着手套的小手犹如平安、爱情以及和解的小小象征，而她那征询般的伤心目光却似乎在请求我带她同行。

红色的圣女

【法国】巴比塞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16岁即发表诗作，1895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泣妇》。他的艺术成就主要在小说创作方面。一次大战前，写有长篇小说《哀求者》(1903)、《地狱》(1908)，流露着对生活的苦闷和彷徨。一次大战中，他作为一名战斗员奔赴前线，经受了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对战争实质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以一次大战为题材，1917年和1918年连续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火线》、《光明》，这两部作品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它们也是作家艺术创作的巅峰之作。前者获1917年龚古尔文学奖。其它重要作品还有传记文学《左拉》、《斯大林传》等。本文是他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从前有个辛勤照料一小窝孩子的小小的乡村女教师。她长得像线一般纤细，头发眼睛都是乌黑的。

在这双眼睛里，往日曾闪掠过天堂和天使的光辉，说不定她还听见过上帝的召唤呢。

从学校里可以望见欧德隆古赫的洛林教堂的钟楼，再过去不太远就是顿莱米教堂的钟楼。有个牧羊女曾经在那钟楼的阴影里生活过，她和这位儿童的守牧人有点相像，不同的只是贞德生活在五百年前查理第七的时代，而这个露易丝却生活在拿破仑第三的统治时期。

由于受到正直人的教养，更由于她自己天性秉直，她终于摆脱了迷信，赶走了她一度信仰过的精灵。她从此只信仰那些神奇可怕的真实事物。她的梦想，她的同情心，她的清澈锐利的目光都用来对待人类的苦难，这一切都再不能使他拜倒在古老的宗教用以迷哄无知的人的神话面前了。她信仰的对象改变了。她圣洁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交接在一起了。

她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不仅献给了人生的小灾小难，而且献给了大灾大难，献给人民的自由。她热爱被压迫者，这一点在她对当时奴役法国的暴君所怀的分恨里最先表现出来。

每天早晚，她总要叫学生唱马赛曲。有个星期日，在村子的教堂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教堂静穆无声，念弥撒的神父在金光闪闪的高坛上照例地唱：“愿神保佑拿破仑！”可是他刚一唱出，教堂就哄闹起来：小木屐在砖石上躁躁地响。这全是女教师的学生，他们厌恶惊恐地逃出教堂，因为女教师曾经告诉他们为皇帝祈祷就是犯罪。

视察和督学先生们怒冲冲地翻着眼珠，把她叫去，威胁一番。可是，她小时候听过很多传奇故事，所以毫不惧怕鬼怪，即使他们装扮成活人的模样也不在乎。

她还照样一丝不苟地教育新一代。可是她想去巴黎，想扩大规模继续干下去。

她去巴黎了，她就是这种人：想到要干什么就去干，事情办得到的时候要干，事情不大办得到的时候也要干。

她到达了光明之城，当时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大工业刚刚兴起，资本大量集中，人们热衷于大规模的金钱战争。巴黎是一团荒淫，享乐，腐化，和加以美化的低级趣味混杂而成的放肆的旋风；证券交易所是它巨大的心脏，而它的主人就是财政家（这是些血统皇族），逢迎献媚的臣婢，以及逗笑拍马的艺术家。在这个浮华的阶层下面，是一个比较不为人所注意的阶层，在那儿工作的是些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和学者。再往下，就是一个更不为人所注意的，怀着希望和计谋的阶层：共和主义者。他们对帝国和皇帝深恶痛绝。他们之中有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政治家和理想家，甚至还有道道地地的资产者，可是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皇帝这个魔鬼。

和这群被放逐到国家心脏来的人在一起，我们这位软心肠的唯理主义者，这位笃信逻辑的神秘论者，在心里激起和培育了斗争反抗的本能。他们组织了一种小型的，秘密的，热情昂扬的同志会。当基督教在罗马压迫下还为人民大众所拥护的时候，在古代墓穴里也曾举行过这种类似的同志会。在她后来谈到这段时期生活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生活很先进，非常先进。”她过着穷教师的严谨苦修的生活，穿的都是从卖旧衣的寺院市场或是从小旧货店里买来的旧衣旧靴子。她欠下了债，因为她买了书，更主要是因为她对于任何穷困痛苦都不能漠然处之，她这个完全献身革命的人，她只知道把手里的，脑子里的，和心里的东西全都给旁人，她除了对母亲的爱恋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私情——某些她在女人的生涯中所独有的东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虽然在这方面有过一些谣传——而她自己呢，必定也不愿意知道这一点。

普法战争爆发了，接着是战败，帝国的崩溃，再随后就是受杀戮的人民伟大的兴起：公社。这时候人们才感到那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是要叛变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敌视拿破仑第一的那位滑稽可笑的后裔这一点上才是“民主主义者”。这时候人们才看出只是用来对付皇位的“统一战线”会使多少会幻想破灭，会引起多少叛逆的事件。人们面对着既仇恨人民又害怕人民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一旦代替帝国登上了宝座，就一心盘算要摆脱人民。

这位长着黑眼睛，穿着黑衣服的瘦小的女教师把全副精力献给了公社。她演讲，她进行组织工作。她拿起枪，换上男装，走到战壕、稀泥、枪林弹雨里去。自从她看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谎言，识破了有名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儒勒·法弗尔的丑恶伪善的行径以后，她就变成了革命的化身。她明白，儒勒·法弗尔之所以当着群众装模作样地把她和费赫搂在胸前，无非是想借这个犹太人的拥抱好随后把他们两人掐死，把支持他们的人都掐死。

她也分担了人民的失败和所遭受的压制，而且不仅仅分担了自己的一份。可以说是奇迹，她居然从政府军队的枪，机关枪和刺刀下面，从成群的“复仇者”手中逃出来了。这些被遣送到巴黎的醉醺醺的“复仇者”侮辱人，殴打人，折磨人，还在大街上随意杀人。有些群众也受了政府无耻宣传的毒害，就连他们有时也对失败者加以嘲弄。

她怜悯这些可怜的被剥削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也怜悯为残暴的制度执行命令的人。这是一种由智慧所产生的、真正的、宽大的怜悯。当她看见面色苍白的不列颠兵士向公社社员开枪的时候，她说：“这些人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人家骗他们说向人民开枪是应该的，他们也就相信了。这是些盲从的人。但他们总还不是用金钱收买得了的。有一天，只要我们能使他们相信正义，我们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特别需要不出卖自己灵魂的人。”

她侥幸逃了出来，可是，为了使她母亲获得释放，她又自首投案，成为凡尔赛人的俘虏。像她许多同伴一样，她也看到了沙多里地狱，这个杀戮公社社员的屠场。她和一群人同时被抛进了这个地狱。在她等待死亡的小囚室中，虱子成群地蠕动，连它们在地上繁殖的声音都听得见。她发热口渴，可是要解渴就只好喝屠夫兵士们用来洗手的那个血腥水洼里的水。从天窗望出去是一片旷野；她的目光透过黑夜和川流如注的雨水瞧见了朦朦胧胧的人群，在一阵闪光和枪声以后，他们一片片地纷纷倒下，和别的堆——死尸堆——混杂起来。

她被送交凡尔赛的军事裁判所——刽子手的法庭——她竭力想使人家判处她死刑。她这样考虑过了：我活着会对事业有利，可是我要是被枪杀了，对事业就会更有利，因为枪决一个女人将会使公众对凡尔赛人不满。

她没有做一番夸张喧闹的演说。她安详而富有启示性地、简短地表白了自己的信仰，最后对审判官说：“我说完了。你们要不是胆小鬼就判我死刑吧。”这个为了明确目的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壮举使某些人，其中特别是维克多·雨果，不禁敬佩感叹一番。这些置身在街垒这边的人刹那间突然看到了革命那超人的、英勇的、然而却朴直的面貌，明白了革命的奥秘。可是他们随后就都转过头去。军事审判官果然不敢判她死刑，而是把她流放到新加莱多尼岛去。

她被囚禁在这些对称地分布在赤道南北的小岛上，在那儿度过的悠长岁月是她事业中很特殊的一段时期。她下功夫学会了当地“野人”的方言，然后向这些吃人肉的，处于奴隶状态的加那克人传播道义、尊严和自由的理想。与此同时，在这难以忍受的整日无所事事的流放期间，她还把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活跃的精神贯注在自然科学方面——甚至还做出了新奇而卓越的发现。

后来她回到法国。那时工人社会主义和阶级工团主义正在萌芽。她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然而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必须实现真正的革命。在谈到真正的革命时，她说：“只要它还没有把旧社会连根拔掉，我们就总得从头干起。”

在几次激奋人心的政治集会上，她对无产者喊道：“你们要想取得阳光下的位置，那就别祈求，别请求，去把它夺过来！”在这以后，她就被囚禁起来，从一个监牢被送到另一个监牢，受尽了虐待和侮辱。她一直拒绝接受赦免，最后只是为了去看望病危的母亲才接受释放。

她去伦敦向被剥削被压迫者传播真理，在那儿，有一个狂热者向她开了枪，但只打伤了她的头部。她替这位笨拙的杀人犯辩护，在法庭上替他开脱，她说他这些不良的念头都是卑

鄙的宣传和害人的制度向他灌输的，因此不能由他个人负责。

这一次，她的举动又使某些人诧异，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依稀看到了革命事业的深刻内容，可是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简单最巧妙的态度还是装傻。

而且，没有谁比这个女人更不被人了解。她太伟大了，以至人们无法看清她的真面目。如果说能够接近她的人都崇拜她，尊敬她，了解她的话，那么这些人也早已无影无踪了——因为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这样一来，关于这个很有意义的真实人物就只剩下传说了。

只有在今天人们才给予这个人物应得的地位，只有今天人们才看出她在各种情势和悲剧里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浴血的人民要求平等的呼声，是她曾经号召人民警惕资产阶级和假民主主义者的迷药，是她曾经理智而热情地宣称：要想粉碎枷锁，就只有使用暴力。

人们将用雪白的大理石来雕塑她那闪耀着智慧和毅力的光辉的殉道者的容貌。人们将用黑色大理石来雕塑她一直穿在身上的黑衣服。人们这样纪念她，是因为她在绝望中没有失去希望，是因为她从未怀疑未来，而始终对它无限信赖，是因为她从1905年——她逝世那年——革命中就已预见到俄国人民的解放。

就当人民群众和某些先进人士向她呈献真诚觉悟的心灵的时候，另外一种献礼也使她万世不朽，那就是统治者对她野蛮的，疯狂的，卑劣的仇恨；泼妇，纵火犯，人面魔鬼：世世代代的资产阶级就是用这些字眼来亵渎她的名字：露易丝·米歇尔。

最后一次的炉火

【法国】科莱特

嘉布里埃尔·西多尼·科莱特(1873—1954)法国女作家。她最初4部作品是在丈夫指导下并用丈夫名字发表的。用自己名字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动物的对话》(1904)，充分表现出了她的创作才华，在长达5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过40多部作品。她的作品，善于描绘人物心境和感觉，既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富诗意，文笔优美。重要作品有《流浪女》(1910)、《亲爱的》(1920)、《麦苗》(1923)、《西多》(1929)、《姬姬》(1944)等。散文集有《葡萄的卷须》。1944年被选为法国龚古尔学院主席。

点着吧，你在灶里点起一年最后的一次火吧！阳光和火焰一起把你的脸照亮。你手一挥，一捆柴火点着了，烟袅袅上升，由于不断添进干柴和树根，火势旺盛，壁啦作响。它像一颗明亮的星，今天早晨从窗外直飞进来，落在我们的房里，像主人一样留了下来。

你瞧，太阳不可能关心别的花园像关心我们的花园那样。你好好地瞧瞧，因为这里的一切一点也不像我们去年园子里的东西了。今年这一年才开始，尽管春寒料峭，但是她已经开始着手改变我们那安闲幽静的生活环境了。她使我们梨树的每根树枝上长出饱满而光泽的花骨朵，她使丁香树丛长出一簇簇新的尖叶子……

啊！特别是丁香，你看看它们究竟怎样在生长！去年你从旁边经过时，你亲得着它们的花朵，但是今年五月，你只好踮着脚尖，用手把它们一串串花朵勾到你的嘴边来。你好好地瞧瞧那小路上红柳树枯瘦的阴影吧，明年，你会认不出它来了。

说到紫罗兰，它好像着了魔似的，今天晚上它们在草地上突然全都开放了。你还认得出它们来吗？你弯下身子，像我一样你很惊奇，在春天的时候它们的蓝颜色不是显得还要重一些吗？不，不，你搞错了，去年我看到它们的时候颜色还没那么深，那时是蓝紫色，你难道想不起来了吗？你不同意，你摇着头，笑得很认真，嫩草的碧色使你那闪着紫色光彩的眼神也相形失色了。得！别在这上面兜圈子了。你还不如去闻闻这些变化多端、仪态万方的紫罗兰特有的香气吧！闻闻那使你入迷的忘却一切的香气。你瞧瞧，像我一样地去瞧瞧，那在你

眼前重新苏醒复活过来的你那童年的春天吧！

我仿佛又重新看到了草地，看到了深深的树林，林里新发的嫩叶使整个林子蒙上了一层绿色的烟雾，一种很难形容的绿色。寒冷的小溪，溪水刚冒出来又马上被砂子吸没了。还有复活节时候的报春花，黄色的水仙花，花心的颜色像藏红花一样。其他的……仍然是紫罗兰，紫罗兰，永远是紫罗兰……我又重新看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女孩子，春的气息已经使她心荡神迷，那种粗犷的野性的气息使她感到很幸福，她也感到很快快乐，然而又夹杂着一丝神秘和凄凉的情绪。这是一个白天被关在学校里的孩子，她用玩具图片来和附近农场放羊的小姑娘交换她从树林里带来的一束束紫罗兰，这些花都用一根红棉线扎起来，有短茎的紫罗兰，有白色的紫罗兰和蓝色的紫罗兰，还有白里透蓝，有着淡紫螺钿光彩的紫罗兰——报春紫罗兰，它纤弱而窄长，长长的茎上挂着些没有香气的花瓣，还有二月在雪地里开花的紫罗兰，它经常被霜打落，变成红黄色，很难看，散发着一丁点香味。啊，我童年时代的紫罗兰，你们一朵朵都在我的面前再现了，在这四月的乳白色的天空里，到处都是你们那数不清的小脸，不断地飘舞着。使我晕眩，使我如痴如醉。

你把头向后一仰，在想些什么呀？你抬起你那安静的眼睛勇敢地朝着太阳，哦，这只是为了去看一只今年第一次看到的蜜蜂，它飞得不太灵活，迷了路，在寻找带蜜的桃花。追它去，它要去吸栗子花的蜜了，不，她消失了，消失在蓝色的像常春花那样颜色的空气中。你也许会对这一块蓝色的天空感到满意，这块被我们狭小的园子围墙局限的天空。你去幻想吧，去想象在世界上某个地方。一个神奇的地方，在那里你会发现整个天空！想吧，你去遐想吧！就像你在向往到一个无法接近的王国去一样！你去想去，在那遥远的天边，在接近大地边缘的地方，那种微妙的发白的颜色……在这迟迟而来的春天里，有一天，在那边，越过墙，我在捉摸一条微微起伏的有力的线条，那条被孩提时期的我称做大地边缘的线，它先是粉色，一会儿又变蓝了，变成一种像水果心里那种汁的颜色，一种柔和的金色。太可怜了，你那美丽的眼睛，别对我露出抱怨的目光！你那么强烈地勾起我去想我要得到的东西！而我的愿望又总是那么多，那么使我入迷，我总在想一些我所没有的东西。对了，我是在笑，带着一番好心，笑你那闲着的、没有拿花的手。太早了，太早了！蜜蜂和我们，还有那朵桃花，我们都过早地去寻找春天……

菖蒲睡着了，她在三层发绿的绸子里把自己卷成喇叭形。而牡丹呢？她用她那像珊瑚样硬的树枝使劲地顶土而出。不过玫瑰还只敢长出一点点粉色的像栗子那样大小的蓓蕾，一种像蚯蚓那样的颜色。现在到处可以采到棕色的香丁，它在马兰花之前开放，这种花颜色很深，土里土气，穿了一件很结实的绒衣，好像一个乡巴佬。但是现在还先别去找铃兰，它像淡菜的壳一样，长在两瓣叶子中间，它那东方绿的珍珠般的花苞，在慢慢地很神秘地鼓起来，发出一种强烈的香味。

阳光在砂地上移动，从东方刮来了一阵冷风，使你感到雷雨就要来临。桃花被刮得到处都是，飘在空中，啊呀，我都觉得有点冷了。那只暹罗猫，它的脸像一块深色的丝绒，刚才还很安静很自在的躺在温暖的墙边，突然睁开了它那蓝宝石样的眼睛。它匍匐着，肚子久久地贴着地，把它那怕冷的耳朵贴着脖子，向家里走去。我怕这朵紫色的云，它镶了一条古铜色的边，在威胁着落日。你刚才点着的火现在在房里蹦跳着，真像一只关在家里的动物，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归来……

啊，一年里最后一回的炉火，最后的火，也是最美的火！它像一束粉色的牡丹，在炉子里零乱地不停地开放着。我们弯下身来，向它伸出我们的手，火花照亮了它，看起来通红通红的，我们园子里没有一朵花能比它更美丽，没有一棵树的枝叶能比它更茂盛，没有一株草能比它更随风飘荡，也没有一根藤像它那样专横，那样地出其不意把人缠住！让我们呆在这里吧！我们要照顾好我们这位变化无常的神。它使你那忧郁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丝微笑，再过一会儿，当我脱下连衣裙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也是红红的，像一尊彩绘的塑像一样。我站在

炉火前，一动也不动，在那一明一暗的微光下，我的皮肤也显得很有生气，炉火颤抖着，就像那无法摆脱的爱神，用他那爱的羽翼，直向我扑来。让我们呆在这里吧！一年里最后一次的炉火使我们沉静下来，懒洋洋地，使我们得到了一种非常宁静的休息！我倾听着，头倚在它的胸前。这时，在黝黑的玻璃窗外，一枝粉色的桃树枝却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它既苍白又消瘦，叶子已经大半脱落，显得非常可怕的样子，活像一只在暴风雨里的鸟儿一样。

罗马的旗帜

【法国】拉博

拉博(1881—1957)法国作家。生活优裕，常以“头等车上的旅客”周游许多国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08年出版诗集《赠给富裕的诗歌爱好者》。1929年出版的散文集《情侣，幸福的情侣》享有盛誉，他还是最先致力于“都市风景线”的现代派文学的作家，写下了许多歌颂现代文明的动人篇章，对后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马旗上的颜色浑厚、浓郁、丰满。教廷的旗上虽然也有黄色，但与白色并列，因此比起罗马旗上的黄色来，便显得轻浮而单薄。罗马旗上的另一种颜色是紫红。要调出这种色彩，大概只有在已经很深的红色中再加上点紫色或天青色才行。然而，自然界中却不乏这两种颜色，有些普通的花也使人想起这些色彩，像毛茛花和肺疗草。我还在巴黎一家餐馆桌上摆的一束束金盏花和郁金香上无意中发现这两种颜色。

与罗马这两种颜色的不期而遇，往往使我怦然心动，觉得那似乎是好兆头，——“很快就要到罗马去了！”——我的拉丁语书和罗马史书的书签也是具有这两种颜色的丝带(自从1922年“进军罗马”刀并为这一事件铸造了纪念章以后，这种丝带，就此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漂亮、更厚实、更具有波纹闪光了，我的书签便是用这种纪念章的绶带制作的)。我爱看这些颜色，似乎这对眼睛有好处，比大部分其它纹章的组合色多出点什么似的，风一定知道，罗马的旗帜比其它任何旗帜舒展更徐缓，升起时也显得更加庄严；大地也知道，罗马的旗帜影子比其它任何旗帜更浓。我们在这些颜色中似发现的优点，无疑部分来自我们凝聚在其中的思想和感情：“…… Quidquid non bossidet armis Reli — gionetenet ” ……， “Eine Welt Zwar bist du, O, Rom……”以及我们在罗马消磨岁月在我们脑海中留下的零碎而纷纭的回忆。人们很难想象这些颜色会代表别的大城市如伦敦、巴黎、芝加哥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只有具备罗马那样辉煌的历史，拥有罗马那样众多的英武君主和光辉朝代的城市才能配得起罗马这个意义如此深长、内涵又如此丰富的名字。

人们也很难想象罗马的旗帜能够离开本土或曾经离开过本土，在遥远的地域，或者在除蒂贝里纳岛以外的其它岛屿，或者，也许等奥斯蒂亚划归罗马以后，在萨克雷岛上空飘扬。这面旗是，也将永远是罗马所独有的罗马旗帜，否则便会逐渐失去与它们象征的城市二位一体的特性。在传播文明与殖民远征方面，罗马过去曾经，将来也仍会派出其它有代表性的象征：从军团的军旗到攻城略地的年轻民族的战旗，从神圣罗马帝国到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旌麾。但本身的旗帜罗马却轻易不肯使用，因为旗帜与罗马的名称一样，与罗马形影难离。一个人如果将这面旗帜和传家宝一起带到天涯海角——即在维吉尔或塔西陀”作品的书页中夹入一个丝质的书签——他只要看一看这面旗帜，眼前便会立刻出现罗马的街道、建筑、广场、喷泉和花园。回想起来，我们会不惊讶地(虽然这该是意料中的事)发现，尽管书签上这些颜色使远方的旅人对罗马产生思念之情，但与罗马未来远景的主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一大片黯淡了的黄色和褪掉了的红褐色几乎和某些新盖的工业楼房(像拉丁门那边的房子就使人满心不高兴的想起里尔或卢贝近郊的房子)。灰蒙蒙的颜色几乎一样阴沉。可是，就在这片灰暗的颜色之中，却偶尔星星点点出现一种略带橘黄的赫石色，在日久生成的——层锈